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薄伽梵歌论

〔印度〕室利·阿罗频多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薄伽梵歌论

〔印度〕室利·阿罗频多 著

徐梵澄 译

商务印书馆

2003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薄伽梵歌论/(印度)阿罗频多著;徐梵澄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3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ISBN 7-100-02264-9

I. 薄… II. ①阿… ②徐… III. 印度教-研究 IV. B9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1174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薄伽梵歌论
〔印度〕室利·阿罗频多 著
徐梵澄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民族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2264-9/B·320

2003年12月第1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200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1 1/2

定价: 35.00元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至2000年先后分九辑印行了名著三百六十余种。现继续编印第十辑。到2004年底出版至四百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在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03年10月

前 言

室利·阿罗频多的《薄伽梵歌论》(Essays on the Gita)原著英语,凡两系。皆发表于其个人杂志名《圣道》(Arya)者。第一系自1916年8月至1918年7月之文,经作者修订成书,为单行本,历其生平凡五版(1922、1926、1937、1944、1949)。第二系乃1918年8月至1920年7月所撰,亦修订单行,凡四版(1928、1942、1945、1949)。

此两系之论文综合为一册,则始于纽约之《室利·阿罗频多丛书》,时在1950。南印度国际教育中心,则亦出版两系综合之单行本,时在1959,再版于1966。后此,则有《室利·阿罗频多全集》三十巨册出版,乃纪念其百年诞辰者(1972)。此《薄伽梵歌论》在其中为第十三册。

此书中文译本,成于1953年。原意在“述”而非“译”。于是有合并之篇,有新编之节,有移置之句,有润色之文。其存而未出者,凡六章(在原文第一系中,为第二、三、五、六、七、十六章)。当时以为此诸章内容,与吾华现代思想相距过远,出之适成扞格,反累高明。故留之以俟来哲。姑求出其邃义弘旨,无损无讹。自第十三章之后,渐次逐字直译,直至全书之末。然非纯全译本也,故签署曰“述”。

《薄伽梵歌》中文译本,初版由香港发行,时在1957年2月,再版由北京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印行,时在1990年6月,较初版于经文微有修订,余注释等为译者所加者,概仍其旧。

1992年秋

徐梵澄识于北京

目 录

薄伽梵歌论

第一系.....	3
一、大综合论	3
二、教义中心	8
三、俱庐之地.....	13
四、战斗与人生.....	19
五、僧佉与瑜伽.....	24
六、僧佉、瑜伽与韦檀多	34
七、智慧意志之瑜伽.....	44
八、行业与牺牲.....	53
九、牺牲之意义.....	60
十、牺牲之主.....	68
十一、神圣行业之原则.....	76
十二、降世论.....	84
十三、神圣出生与神圣行业.....	93
十四、神圣工作者	100
十五、平等性	109
十六、平等性与知识	119
十七、自性决定论	129
十八、超出自性之三德	139
十九、涅槃与世间行业	148
二十、行业瑜伽要义	159
第二系.....	169
第一部.....	169

一、二分自性	169
二、敬爱与智识之综合	182
三、至上神圣者	191
四、秘密中之秘密	202
五、神圣真理与大道	211
六、行业,诚敬与智识	221
七、《薄伽梵歌》之至言	234
八、变是权能中之上帝	250
九、神能论(Vibhūti)	259
十、世界精神观(上篇)	
——时间为毁灭者	269
十一、世界精神观(下篇)	
——论其双方面	278
十二、道与敬爱者	285
第二部	295
十三、田与知田者	295
十四、超出三德	306
十五、三补鲁洒	319
十六、精神作用之充实	332
十七、提婆与阿修罗	344
十八、三德、信心、工作	356
十九、三德、心思、工作	370
二十、本性与自法	383
二十一、趋向无上秘密	399
二十二、无上秘密	411
二十三、《薄伽梵歌》义理核心	431
二十四、《薄伽梵歌》之使信	440

附：薄伽梵歌

1988 年中译本序言	463
1957 年海外初版序言	465
第一章	479
第二章	489
第三章	504
第四章	513
第五章	522
第六章	528
第七章	538
第八章	544
第九章	550
第十章	557
第十一章	566
第十二章	578
第十三章	583
第十四章	590
第十五章	596
第十六章	601
第十七章	607
第十八章	613

注 释

释辞(义译)	629
释辞(音译)	637
释名——人名	652
释名——神名	659
释时	665

释器	667
释木	668
征引(一)	670
征引(二)	678

薄伽梵歌論

第 一 系

一、大综合论

《韦陀》而下暨诸《奥义书》，载籍博矣。“真理”，独一而永恒者也。世间万事万物之理皆由此出，依此而明，据此而得其所，此“真理”者，吾人之所求也。顾独一而永恒矣，必于“时间”内自表裸，而且因乎人心。大抵古代典籍，必包含二种原素：一属当时者，变灭者，以其所出生之时代国土之理念为限；一属永恒者，不变者，放诸古今内外而皆准。夫古人之心，今人之心也；今人之智识非古人之智识，此随时代而变迁者也。凡古代学术思想，其形式，组织，体系，其玄学与智识上之型模，微妙精确之术语，必随时代而变；声光势用，久必浸衰，无当时之力；名相或为新兴者所代，而附以增益修改之义。于是研究古代某经典，而欲深知其于当时之意象精神，明其于古人之印象作用，邈不可得。其为永恒价值者，乃其广大弥纶之“真理”，以超乎智识之眼光所可见，知，证，悟，且可生活于其中者也。

今吾人研味《薄伽梵歌》，当舍其在古代当时之玄学涵义不论；观乎古今注疏纷陈，门户诤论，至今未已，虽至公无私之哲学史论，亦无以救其偏失。盖其事原不可能。吾人所能为者，惟有求其所涵清新活泼之真理，视其所能裨益吾人造福今世者奚若，而出之以最自然最生动之表述，合乎今人之思绪，而有以应其精神之求。虽然，如此亦犹不能无失，必不免以今之时代特性，思想理义，强加古人。

斯失也，在昔日伟大人士亦尝所不免。然若使深入乎此伟大经典之精神中，而于实际生活加以体验，必能有得乎精神真理，如吾人之所求者。而古代经典之所为作，原义有在于此。且唯古代经典，宗教、哲学，能如是加以更新，置之向上发展人类精神经验之熔炉而重加冶炼，视其历劫不磨之质也奚似，而更加型铸之，发皇之，乃于人类为有益；非是者，古董之遗余，无真实生命冲动之力，不足以裨益今世而启发将来者也。

《薄伽梵歌》中，真为时间及空间所限制者，少；其精神广大而深微。而此金金者，亦易加以普遍化而无损于教义。唯其广大化之，此教义乃愈见增其深度与力量。愈漫遍而意义乃愈丰满。如“牺牲献祀”之事，原义为人神间之酬酢，属古亚利安社会，义本深微，而亦堙废久矣，若推而取其广义，则今代所谓生命与生命之交互，自我奉献之常情，皆足以阐释此人生真谛者也。又如行事遵经论(Sāstrā)所云，其义似狭，囿于时代、地域，未有若何广大深微之精神性，然经论者，人类所自加之律则；经论所述之行为，所以代常人纯自私自利之行为，足以克制其以人生为满足欲望之趋向。甚者，如说四族姓，其所说乃精神真理，而未泥乎社会形式等分。有适当之个性，乃成就适当之事业，有其天性之秉赋，乃足成其自我表现之功能，原非拘泥于阶级之不可废者。若此之类，似属此一时代、一国家之道矣，而求其内中之涵义，实远超一时代一国家而上之。推广而求，有虽未显明表述之原则，其中暗涵之义理，亦不可胜道矣。

进者，吾人处理《薄伽梵歌》所附有之他种哲学玄义，亦当本此精神；如其说僧佉与瑜伽，同一韦檀多真理之两面也，证悟此一真理之方，乃分两道：僧佉之道，属哲学，属智慧，属分析性；瑜伽之道，属直觉，属实行，属诚敬，属伦理，属综合性，由经验而达乎知识者也。《歌》中于二者之教，未严判其不同，神我是一，于僧佉论辄扩充而取韦檀多之广义。至若后世衍进为多神而一自性之僧佉，及所

谓巴檀遮利(Patanjali)瑜伽者,非其在《歌》中本义,斯则固当恰如其分,不增不减而处理之。若使谓《歌》中理论乃某某派哲学发展之结果,则又所不计;于教既为弥漫广泛,则其当时起源存而不论可也。

复次,哲学之体系,真理之次序,皆非《歌》中至关重要而不可变之义理也。然组成此哲学体系之材料,织为此一片云锦之思想,皆复杂而归乎和谐,深邃而不朽者。何也,以其非徒为哲学智识之推测,乃精神经验之永恒真理,及最高心理可能性上可以证明之事实,为研究存在之神秘者所不容忽视者也。此种经验,至丰富而属综合性,此种思想亦广大而属综合性。其结构既非某一学派分析辩证之谈,其语言亦非某一部执独立彼宗之论,其理念之平衡分布,又可见一宽博周遍之大智慧回旋于其间。以印度精神史事观之,此乃诸伟大综合之一,其丰富不下于各宗各派之创立,及精神经验之证会,执一以究极,殊途而同归者。其用在调融和合,不在分析剖判也。

是故,当其视宇宙存在之基本为唯一永恒、纯粹、不变之“自我”也,亦不当说此为纯“不二论”;当其说遍造物之“自性”三式摩耶,亦不合说为“摩耶论”;当其说无上“自性”显为情命之形式而归于“太一”,轻解脱而着重归于“太一”,以为精神知觉性之至高境界,亦不合说之为“胜不二论”;当其以自性与神我二者而释此宇宙也,亦不得目之为“数论”;当其表克释拏为维师鲁之降世应身,亦不得视为维师鲁一教派之神道论。其于无缘无相之大梵,及宇宙创造主而为众生之友者,亦未强分高下于其间。盖其为精神与智识之综合,不异于古之奥义诸书,而凡足以损伤其广泛之综合性者,自然加以避免。是如一广大之门,启对无数精神之真理,经验,视瞻所及,于彼至上境界周遍靡遗,有勘测而无界划,有指引而无障隔。后世注家,往往取之为一派一说之根据,用为辩诤之口实,失之远矣。

以印度思想发展史观之，大端之综合有四。最古者，《韦陀》之综合也。人类心灵高起而上翔，以其神圣知识，权能，欢乐，进而与宇宙天神并驾齐驱，直入乎物质界以后之高等界。此种综合之极诣，则在《韦陀》修正之经验中，有至神圣极超上而殊悦乐者，于是而人与神合得其圆成。次则《奥义书》集纳古代先知与见者经验之菁华，以之为一大精神知识综合之起点；凡其所见所经验而得者，皆综合于一伟大之和谐。此其二也。《薄伽梵歌》由此韦檀多之综合起始，托基于其基本理念，进而和合诚敬，行业，智识三大瑜伽，以此而人类可以直面至真，归于超极。此其三也。过此以往，尚有密乘之大综合，凡足以为精神生活之阻碍者，皆转变之而化为精神之胜利，使吾人得体验生活之大全，且启示赫他(Hatha)瑜伽与罗遮(Rajayoga)瑜伽之秘奥，利用身心之苦行以成就神圣生命之多方，此《薄伽梵歌》仅略略涉及而未深入者。于是乃恢复古《韦陀》先知之人类神圣圆成之道，其间久已沦废者也。此其四矣。

今者，吾人值一新时代之方始，当入乎人类思想经验与企望之一大综合与和谐。自无能守韦檀多之一端，亦不能趋密乘之一径，更不能皈依往古敬神之一教，终不能局促于《薄伽梵歌》之四隅。非是者，则自他人古人之知识与本性中，而创立我辈之精神生活；未是依我自有之本体与潜能而创设精神生活也。我辈非属于过去之黄昏，而属于将来之日午。各种新鲜资料潮涌而至，印度及世界各大神道之势力，正有待于吾人之同化；且佛教有复兴之意，而近代知识之发现，虽有限亦有可资，甚且人类知觉性上久已遗失之秘密，邃古之奥义渐尔启明，凡此皆足以指示一新生丰富浩大之综合将临；凡吾人所役者，举新之而一体广大化为和谐，实为将来精神上与智识上之需要。过去之综合辄取其先者为出发点，此后之和谐亦不得不然，以已经证实之精神思想与经验为之基。其中则《薄伽梵歌》实居首要矣。

然则吾人之研究《薄伽梵歌》，非谓于其思想作学术之探讨，或效法古代论师作分析之辩证，或安立其哲学于玄秘之历史中。吾人所以研究之者，求助力，求光明，目的有在于辨认其重要且鲜活之使信，人类而得其圆满与最高精神幸福之所必资取者。唯综合，故能大。

（澄案：综合者，集大成之谓也。网罗百家之学而无遗，一一皆究其极，然后从而比较抉择进退抑扬于其间，立定主旨方案，一以贯之而发其和谐，斯之谓综合也。然亦非有所发明增上不为功。阿罗频多氏之学，可谓大矣。独于雪藏以北中华五千年之文明，所言甚略；若使大时代将临，人莫我知，无憾也，而我不可以不知人，则广挹世界文教之菁英，集其大成，以陶淑当世而启迪后人，因有望于我中华之士矣。）

二、教义中心

阿琼那驻车两军之间也，睹其所当杀戮者，非异国，非异族，非异姓，又非九世之仇，而皆尊、长、亲、戚、故、旧也，所以骨肉相残，操戈而争夺者，国王之权位耳，亦又明知己之力，足以杀彼等不义之徒；非己之力，则足以致败。至此，而其内心犹豫焉，翱翔焉，慙恚焉，惻怛焉，五内震荡而不知所出。——夫博大深微之教，必不附丽于寻常生活之事可知；以寻常伦理而可了者，亦无需此天神之教。必其当大疑惑，值大危难，盘根错节，奇袤万变，而宇宙之真理乃可说可见。世俗以生死之情为大，而人生遭际，必有以生死为轻之时矣，阿琼那至此则曰：宁被戮而死矣，宁乞食以终其身矣，慈悯感怆之深，又远过凡人日常之激动。空虚茫漠，若凭舟而失棹焉，常时所守之“正法”，际此无能为用。翻若其所遵从之道德宗教伦理之正轨，忽陷之于大罪恶，大杀戮，其祸不仅在当时，且蔓延至于后世而未已，此其所见及者也。于是其急欲求得者，乃别一行动之轨则，代此“大法”，凭借之而脱此疑难。此固人间行动之人，亦一时代代表人物也，其悲伤悯恻，人生之情也。

于是问之于其师，其师，天神也，为“真宰”之降世应身；隐于世而为其御者，亲切恳挚，从容说此教言，以象征言，则人性神性，并驾齐驱也。且古《韦陀》中亦有人神同载之说矣（如 Indra 与 Kutsa），《奥义书》中亦有两鸟同栖一枝之喻矣。人生终有内心之神明为主宰，可以其身心性命之全体，依乎至上之神明而居，天人合发，万变定基。而其相遇也，不在山椒水涯茅舍团瓢之内，从容论说宇宙之玄微，而在挽辔赴战慷慨杀敌之车乘中。盖其为神也，非